

宗教极端主义的心理探析

◎ 梁恒豪

内容提要: 基于目前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现状, 本文从心理学视角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内涵加以进一步阐释, 借鉴西方宗教心理学的理论和经验, 从个体和社会层面探析宗教极端主义的认知、情感、行为及人格方面的心理根源, 更新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认知, 从宗教阐释入手预防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 从而避免宗教极端甚至暴力恐怖行为的发生, 主张心理学在缓解宗教极端主义情绪、消除偏见和歧视以及不同信仰和解和对话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关键词: 宗教极端主义 认知 情感 行为 人格

作者简介: 梁恒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 围绕宗教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 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 他进一步强调要深刻理解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 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 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因此, 在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同时, 我们要坚决抵制宗教极端主义, 防范宗教恐怖主义等宗教风险。《反恐怖主义法》在第4条第2款中提及,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 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指出宗教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因此必须重视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

一、何谓宗教极端主义

关于宗教极端主义的定义, 在西方研究领域经常与宗教恐怖主义混用, 没有严格区分, 并且往往与原教旨主义、激进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等相提并论。^① 在国内, 针对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不少, 因为有《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 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定义也基本达成一致。金宜久认为, “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与‘极端主义’的复合概念……它是与宗教有关的、具有由偏激而致极点的主张要求, 或以偏激的手段实现其主张要求的行为活动。”^② 他把宗教极端主义分为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和外在于宗教并利用宗教名义的极端主义, 后者已逐渐成为国内学界和社会各界讨论宗教极端主义时的共识。李兴华、马品彦等人在此定义的基础上阐述的更为具体, 但核心主张是一致的, 即宗教极端主义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 而不是宗教范畴的问题。^③ 也有学者关注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的区别和联系, 吴云贵先生认为, 宗教极端主义是非主流宗教思想, 它与宗教既有许多表面联系, 故而具有欺骗性、煽动性, 又有本

① Daphna Canetti-Nisim, Eran Halperin, Keren Sharvit and Stevan E. Hobfoll., A New Stress-Based Model of Political Extremism: Personal Exposure to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Exclusionist Political Attitud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3, No.3, 2009, pp.363-389.

② 金宜久:《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64页。

③ 李兴华:《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概要》,《西北民族研究》, 2002年第4期。马品彦:《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与危害》,《新疆社会科学》, 2008年第6期。

质区别，因而反对极端主义不是反对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宗教。^①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大部分宗教极端主义的研究事实上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相关的研究，但宗教极端主义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概念，不能用来专指某一种宗教内部或者与某一种宗教相关的极端主义，这一点有学者也有专门研究^②。

从普遍意义上来看，将宗教极端主义分为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和外在于宗教的极端主义，既澄清了两种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区别，从价值观和法律意义上做了评判，又有助于理解两种宗教极端主义的内在联系。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主要是指宗教在认知、情感层面的极端主义倾向，其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而外在于宗教的极端主义则是指披着宗教外衣的个人或组织利用宗教信仰的唯一性和排他性，通过煽动宗教狂热、鼓吹歧视、仇恨和暴力等手段，从事有政治目的的非法活动或暴力恐怖主义的行为。一方面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非常普遍也很正常，符合宗教发展的规律，但是要特别警惕其超越法律红线，发展为行为上极端主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外在于宗教的极端主义大多源于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倾向，从认识和情感层面逐渐外化为行为上的极端主义，甚至是暴力恐怖主义。这种形式的宗教极端主义已经超越了宗教范畴，往往具有某种政治诉求，违反了法律和人性，必须受到严厉的制裁。

二、宗教极端主义的心理探析

（一）宗教极端主义的认知、情感因素

1. 信仰偏执

依据一位西方心理学家奥尔波特的观点，信仰偏执的表现有三：（1）信仰的排他性。若一个人认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拥有绝对的、排他的真理，那么就可能导致对其他宗教教义和哲学理论的贬损，并认为它们是错误的，是无益于人类的；（2）有关拣选的教义（如“拣选之人”或者“上帝之国”等观念）。这会使信徒具有信仰的傲慢，认为他人因被上帝拒绝而低人一等；（3）对神权政治的认同。主张君主受神权统治，教会是公民政府的引领者，受天意颁布的法典具有不可侵犯性。^③ 信仰的排他性是信徒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疏离的开始，过于强调对自己的信仰和社群的认同；有关拣选的教义则使信徒自认为比其他人更加优等，拥有某种特权，甚至将那些不遵循宗教信条或是归属其他宗教的信徒归为“异端”；而对神权政治的认同则与现实社会的制度和法律形成极大的张力。这些显然都是信仰偏执，这是宗教敌对甚至暴力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认知根源，而判断极端主义类型的标准在于信徒是否把这种宗教偏执从认知和情感层面外化为极端行为。

2. 身份认同危机

根据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个体在青少年时期会经历一个建立身份认同的阶段，身份认同对于人的毕生心理发展至关重要一些个体受到某些特殊成长经历的影响，导致早年心理发展不良，建立身份认同失败，当他们在未来接触到极端主义思想时，比普通人更容易受到吸引和影响。有学者指出，最终成为宗教极端分子的人，在接触宗教极端思想之前，青少年时期心理发展不健全为未来极端心理的滋生埋下了伏笔。^④ 例如，基地组织的建立者、前首领本·拉登虽出生于沙特衣食无忧的贵族家庭，但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阴影。有研究者指

① 吴云贵：《解析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三种形态》，《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2期。

② 孙恪廉：《宗教与宗教极端主义辨析：以西部宗教事件为例》，《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③ Allport, G.W. The Religious Context of Prejudice.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66. 5, pp.447-457.

④ Silber M D., Bhatt A. Radicalization in the West: The Homegrown Threat.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07.

出, 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都处在快速发展之中, 他们是极端思想的易感群体, 而家庭生活不幸福、缺失亲情的未成年人则是易感群体中的高危人群, 他们无法在健康、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中获得爱与归属, 建立身份认同。^① 因此, 身份认同危机是宗教极端主义倾向产生的认知发展基础。

3. 过分强调“无我”

“无我”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品质, 大多情况下能够催生爱和同情的无私行为, 但是有些宗教或派别过于强调“无我”, 往往会引导人们牺牲其他需求甚至是他们的生命, 这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认识基础之一。例如, 有学者指出, “一些教徒生活在相对闭塞的环境中, 他们与外界很少接触, 在长久的精神控制下会出现自我身份认同障碍, 表现出低自尊、低自信、低自我价值感和自我意象混乱等现象, 对诸如‘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到哪里去?’的人生问题缺乏思考。”^② 也有学者认为, 宗教导致暴力与“无我”有关, 这种强调“无我”的价值观意味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解, 信徒会一味地专注于宗教目标而非自我。^③ 因此, 适当地宣扬“无我”, 引导信徒追求利他的精神境界, 关心他人、服务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过于强调“无我”往往会导致信徒产生认知偏差, 在不知不觉中误入歧途, “殉道”“自焚”大多都是受“无我”蛊惑的宗教极端主义行为。

4. 将极端教义进行合理化包装

合理化是指当个体的动机未能实现或行为不能符合社会规范时, 尽量搜集一些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理由, 给自己的作为一个合理的解释, 以掩饰自己的过失, 以减免心理伤害的方法。合理化本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某些宗教和派别却用来为宗教极端行为进行道德辩护, 煽动教徒为其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这是宗教极端主义者常常使用的认知策略。即将消极行为甚至极端行为在认知上进行合理化阐释, 使之服务于崇高的道德目标, 从而使自身和社会能够接受该行为, 从而达到其实现宗教极端主义的目的。在班杜拉看来, 当个体希望从事似乎违背道德标准的活动时, 他们便尝试通过各种心理机制摆脱自责感, 这些机制使他们从非道德行为中解除了自我惩罚。^④ 企图以宗教之名进行道德辩护的事例为数不少, 例如: “基地”组织在世界各地发起的恐怖袭击, 该组织成员及其支持者将此视为“圣战”的一部分, 企图以此在传统家教观念中取得某种“合法性”依据。^⑤ 这种观念体现在宗教恐怖主义的自我认知描述中: “他们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也是如此, 上帝始终站在他们一边”。^⑥ 在某些宗教神学的重新解读下, 暴力和杀戮常常被重新定义为“圣战或正义之举”。

5. 对特定群体进行去人性化宣传

去人性化是指个体对他者的极度否定性评估, 表现为个体对待他者的消极否定、过度疏远态度, 其特征是以对待无生命物体的方式来对待他者。有学者指出, 纵观古今不计其数的

① Daniel H. Heinke, Mareike Persson. Youth Specific Factors in Radicalization. *Defense Against Terrorism Review*. 2016, 8 (1).

② 陈青萍:《从心理学视角探讨膜拜教徒自杀类型及归因机制》,《世界宗教文化》, 2013年第5期。

③ Silberman, I. Religions as Facilitators of World Peace. In D. Herl & M. L. Berman (Eds.), *Building Bridges over Troubled Waters: Enhancing Pastoral Care and Guidance*. Lima, OH: Wyndham Hall Press, 2004, pp.51-67.

④ Bandura, A. The Role of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F. M. Moghaddam & A. J. Marsella (Eds.),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Roots, Consequences, and Interven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4, pp.121-150.

⑤ Bergen, P.L. *Holy war inc.: Inside the secret world of Osama Bin Laden*. New York: Touchstone, 2002.

⑥ Stern, J. *Terror in the Name of God: Why Religious Militants Kil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p.282.

宗教极端主义事件, 过分的原教旨信仰一旦在个体的宗教意义系统中占上风, 将加速其去人性化的过程, 使其将特定群体塑造为道德败坏的、甚至是邪恶的、非人的, 这是宗教极端主义者惯用的。^① 例如: 犹太人在基督徒和穆斯林反闪族者中的去人性化, 穆斯林极端分子将西方国家视为“真主的敌人”, 并将美国和以色列分别视为“大撒旦”和“小撒旦”。^② 又如: 基督徒之中的白人种族优越论者认为, 犹太人和非白种人是“撒旦真正的孩子”^③, 以及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去人性化^④。

6. 利用信徒的认知偏差进行末日恐吓

认知偏差是个体在知觉自身、他人或外部环境时, 常因自身或情境的原因使得知觉结果出现失真的现象, 这是知觉选择性的结果。原教旨主义者常常宣扬他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危险和危机四伏的时代, 弥赛亚的降临, 耶稣的第二次圣临, 伊玛目的回归等都标志着末世劫数的到来。^⑤ 而在长期接受末日恐吓的情境中, 信徒往往会出现认知偏差, 作为对紧急情形的回应, 他们往往会修正或忽略自己的传统价值观, 服从于他们的生存需要。信徒就会因此而被宗教极端主义者利用, 使宗教暴力或恐怖主义活动“合法化”, 这是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认知因素之一。

(二) 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表达

1. 宗教极端主义倾向的外化

在个体完成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化之后, 在某些外界因素的激发下(如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等), 会发生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化, 表现出极端的态度和行为。美国学者提出了个体极端主义的四个发展阶段: 个体对生活现状感到不满; 个体自认为遭受了不公平对待, 将自己视为被剥削者、受迫害者; 个体将自身不幸归咎于某一目标群体, 如本国政府、其他民族或宗教群体等, 认为目标群体必须为此负责; 个体对目标群体进行贬低和诋毁, 甚至将目标群体妖魔化。^⑥ 每个阶段都是后续阶段的基础和前提。大部分个体停留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而少部分个体则发展到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 而在这些个体的内心中,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 当他们遭遇外界环境刺激, 感受到挫折和压迫时, 便表现出高水平的攻击性, 成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

针对宗教极端主义行为实施的心理过程, 有学者研究提出了楼梯理论, 设想一栋大楼里窄窄的楼梯, 逐步引导着人们通向最高层, 极端主义行为就在那里发生。这一情形最关键的特征是个人的主观认知是怎样的, 不同的楼层, 那些门或空间对他们敞开或者关闭。每一层楼思想和行为都有不同的个体心理特征, 但是整个过程中持续不变的主题是身份至上以及受到威胁的集体身份。例如, 所有穆斯林都是从一楼出发, 在楼梯的最底端有十数亿之众。这些穆斯林的大多数从来没有离开过一层, 从来没有考虑踏上通向极端主义行

① Montville, J.V. Religion and Peace Making. In R. G. Helmick&R. L. Peterson (Eds.), *Forgiveness and Reconciliation: Religion, Public Policy and Conflict Transformation*. Philadelphia:Templeton Foundation Press, 2001, pp.97-116.

② Lewis, B. *The crisis of Islam: Holy war and unholy terror*.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③ Hoffman, B. *Holy Terror: The Implications of Terrorism Motivated by a Religious Imperative (RAND Research Paper P-7834)*.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1993.

④ Bandura, A. The Role of Selective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In F. M. Moghaddam&A. J. Marsella (Eds.),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Psychological roots, Consequences, and Intervention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4, pp.121-150.

⑤ Appleby, R. S. *The Ambivalence of the Sacred: Religion,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p.88.

⑥ Borum R. Understanding the Terrorist Mindset. *FBI Law Enforcement Bulletin*, 2003,72(7).

为的楼梯。但是他们其中的一小撮的确去了更高的楼梯，随着他们向上攀登，他们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各种可能的选择之路变得越来越窄。^①

2. 群体极化效应对个体的影响

群体极化是指在群体决策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化倾向，即人们在团体中做出冒险的决定更加心安理得，因为其行动之责任已分散至所有成员身上。个体的极端心理发展到较高水平后，会驱使其加入宗教极端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个体与组织头目或其他成员的相互影响会促进其极端心理进一步增强。有学者研究了恐怖组织的群体极化效应，将其分为两种：（1）组织头目与成员之间的极化效应。极端组织头目往往具有权威主义人格，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对待组织成员极为严苛，要求组织成员无条件服从自己的命令。首领往往越是表现得独裁和残忍，越能得到组织成员的疯狂拥护和追捧。（2）组织成员内部的极化效应。极端组织成员盲目而狂热，在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蒙蔽下，他们意识不到自己身处的群体正在一步步走向极端。他们的视野变得十分狭窄，凡事以内群体利益为标准，无视法律和社会公德，坚信群体的决策和行为是绝对正义的。^②

3. 宗教极端主义的外部诱因

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是亵渎。任何被视为神圣的物体、信仰、目标和活动都可以通过失去、毁坏或违背来亵渎。由于对亵渎的感知具有独特的负面影响，例如造成悲伤、紧张、害怕和难过^③，而那些遭受亵渎的群体中则可能会爆发强烈的政治上或思想上的激进主义，从而催生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

对宗教教义和故事的不同阐释和宣传是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诱因之一。有学者指出，对于宗教教义和神话故事的随意阐释和描述，过于强调自己与非信仰者和不同信仰者的异质性，可能会加剧种族间的紧张局势，滋生骚乱、殴打、杀戮等人神共愤的极端主义和暴力犯罪行为。^④例如，对圣经中亚伯拉罕家族的隐喻，有的信仰群体认为其中的身份是既定的，或旧有的创伤是明确的，从而造成了数百万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竞争、冲突甚至杀戮。^⑤

（三）宗教极端主义的人格因素

就人格方面的特异性而言，很多研究发现，相比普通人，宗教极端主义者在人格方面的确具有一些特异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冒险性人格与偏执型人格。有研究者提出，先天遗传因素导致某些个体对于冒险性、刺激性和宣泄性的需求高于常人，这种冒险型人格特质会提高个体投身于恐怖主义的可能性。^⑥策划和实施暴力恐怖活动能够使个体感受到强烈的情绪刺激。有调查研究发现，很多宗教极端主义者表示他们在参与恐怖活动的过程中感受到强烈的快感和兴奋感，如以色列前总理沙米尔早年是恐怖组织伊尔根成员，他曾公开声称，在地下组织中的那段日子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⑦有研究者发现，宗教极端主义者习惯用偏激

① Moghaddam, Fathali M. Zachary Warren and Kareb Love. Religion and the Staircase to Terrorism. In Raymond F. Paloutzian. Crystal L. Park.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2nd Edition, the Guilford Press, 2013, pp.632-648.

② 何牧、任延涛：《恐怖分子极端心理发展过程分析》，《净月学刊》，2017年第4期。

③ Pargament, K. I., Magyar, G. M., & Murray-Swank, N. The Sacred and the Search for significance: Religion as a Unique Proces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5, 61(4).

④ Appleby, R. S. *The Ambivalence of the Sacred: Religion, 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 p.119.

⑤ Gopin, M. *Holy war, Holy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

⑥ Porta D D, Lafree G. Guest Editorial: Processes of Radicalization and De-Radi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 Violence*, 2012(1), pp.5-10.

⑦ 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74.

的眼光看待他人，用极端的方式看待世界。宗教极端主义者可能存在认知偏差，他们会将自己视为受害者，将其他群体视为剥削者和压迫者，认为他们出于邪恶的动机来迫害自己。在宗教极端主义者的眼中，世界是非黑即白的，如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称，派系相同的穆斯林都是兄弟姐妹，其他派系的穆斯林都是叛教者，而其他宗教信仰者和无信仰者都是魔鬼。^①

三、总结与反思

（一）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定义和认知需要进一步提升

笔者认为，将宗教极端主义分为宗教内部的极端主义和外在于宗教的极端主义是适当的，但不能只关注后者，要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更有助于从心理层面深入探析宗教极端主义产生的认知、情感、行为和人格等方面的因素，让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极端主义产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阐明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是一种心理过程，它是普通宗教信仰与宗教恐怖主义之间的一个发展阶段，其个体和社会心理因素比较复杂，对宗教极端主义重在从根源上预防，防微杜渐，密切关注其发展的心理过程，需要多方合作综合应对。

（二）从宗教教义阐释入手，避免宗教极端主义倾向

鉴于宗教内部极端主义和外在于宗教的极端主义有密切联系，外在于宗教的极端主义者往往借用某些宗教教义，进行符合其某种政治目的的阐释，利用、蛊惑甚至恐吓广大信众，达到其笼络人心、扩充力量进而实施宗教极端甚至恐怖行为的目的。宗教管理部门应密切关注正统神学的发展，对教职人员进行正规培训，适当把控教职人员的宣道内容，坚决打击具有宗教极端主义倾向的宣道行为，从而避免宗教极端主义倾向在宗教活动场所和普通信众中的传播。

（三）宗教心理学可以帮助个体和群体降低宗教极端主义的情绪，减缓其心理和政治影响

通过对宗教极端主义进行宗教学和心理学阐释，以全新方式来应对极端主义以宗教的名义发起的挑战，使信众决策者、安全人员、媒体人士等充分认识到宗教极端主义者的本质，明白其为了制造公众恐慌而实施的心理操纵，强化公众对于极端主义者所使用认知策略的认知，从而避免受其蛊惑。在应用层面上，运用现有心理学的知识来减缓信众的创伤、紧张、焦虑、痛苦等情绪，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影响。

（四）心理学应该引导公众对那些受宗教极端主义者牵连的宗教信仰群体消除偏见与歧视，引导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解和对话

宗教极端主义倾向在不同宗教中都存在，而从政治意义上来讲，打着某种宗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者实际上已经不是其所利用的那个宗教的信徒，宗教极端主义者的行为已经违法，甚至是反人类的，公众应该将宗教极端主义者与被利用的宗教区分开来，坚决打击宗教极端主义者的行为，同时对受牵连的宗教信仰群体消除偏见与歧视。例如，针对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动用武力并不是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绝大部分穆斯林也没有极端主义倾向，而绝大部分有宗教极端主义倾向的信徒也并非宗教极端主义者。心理学通过对宗教极端主义进行心理阐释，在消除偏见和歧视，引导不同宗教之间和解和对话方面能够做出一定的贡献。

（责任编辑 王伟）

^① Turner J A. *Religious Ideology and the Roots of the Global Jihad*.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4, p.21.